

战争回忆录

戴高乐 著



第三卷 拯救

1944
—
1946

〔下〕

战争回忆录

第三卷

拯救

1944—1946

下册

〔法〕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文 件

这里所转载的资料，有的是全文，有的是一部分。原件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内，有些原件在政府公报上已发表过。

目 录

文 件

解放	311
地位	363
秩序	415
胜利	474
不和	505
分裂	567
卸任	612

解 放

1. 保罗·克劳代尔献给戴高乐将军的颂歌

1944年9月

法兰西说：我到底解放出来了！

法兰西说：看啊！他们并没能占有我，我到底解放出来了！

将军，四年来你告诉我的那些话，我并没有当作耳边风！你看，我不是聋子，我理解那些话。

现在，有一个人又站起来了，这个人就是我！我听到他的声音跟我自己的声音一样！

法兰西万岁！有一个人在高呼：“法兰西万岁！”这个人就是我！

这个人有着满腹的辛酸，一腔的郁愤，盈眶的泪水；四年来，我的眼泪一直没有咽完，而今天，这些泪珠，这些大颗大颗的悲痛泪珠，终于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了！

这个人握着短刀，大声怒吼！将军，这就是我从腰间拔出来的那把匕首！

对于我，别人爱怎样想就怎样想吧！他们说他们作过战，确实……

四年来，我一直孤零零地被逼处在地下，他们说我没有作过战，请问我做的又是什么呢？

他们说自己一直在打仗，但是，请问，我呢？他们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吗？

有一件事，他们毕竟不了解，而我却很熟悉，这就是四年来我一直在同死神作伴！

我的心坚强如钢，我的手始终在黑夜里摸索一种武器！

必须用手指甲从身上挖出那黑夜杀人的仇敌！

突然，我又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两手捧腹，好象要分娩的女人！

天亮了！在旭日的光辉照耀下，雄伟的凯旋门象雪一样洁白！

现在，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不在乎！

他们想把我怎样，我不在乎！他们说我的地位是他们恩赐给我的，好象这竟然取决于他们，我也不在乎！

但是，我是在同你说话，我问的是你，将军！

我要对你说，将军，你就是我的血液！你是优秀的战士，你是我的优秀的儿子，你终于来了！

我的优秀的儿子，你看看我的眼睛，你要告诉我，你是不是还认识我！

啊！四年来，为了杀害我，他们的的确确用尽了一切手段！为了摧残我的心灵，他们的的确确使尽了一切伎俩！

但是，世界上从来不能没有法兰西，法兰西也从来不能没有荣誉！

你看看我的眼睛，我一点也不恐惧，你要好好地看，仔细地看，最后你要告诉我，我是不是害怕你的眼光——我的儿子和战士的眼光！

你也要告诉我，你在我的眼睛里寻找的和我要在你的怀抱里得到的东西，是不是使我们都能满意！

这个日子到底来到了！自从开天辟地就一定要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我的儿子，请你伸手索取上帝派你来向我要的那件东西吧！

“什么，我应该向你要什么呢？”将军说。

“信心！”

我希望你不要怀疑你的母亲，也希望你不要害怕我！

至于别人，我是不介意的！但是，请你向我保证，保证使我们两个中间终于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永世不渝！

别的东西，我毫不介意！可是你，你必须向我要这个等于一切的东西！

他们说我是女人，认为这样就嘲笑了我！让他们看一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吧！也让他们看一看在这个肉身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吧！

他们极力追求我的肉身，你却应该要我的灵魂！

将军回答说：“高贵的女人，就这样吧！除了我能给你送来的东西以外，不要再要求别的了。”

“我的儿子，那么你给我带来什么呢？”

将军高高地举起手，回答说：

“毅力！”

2. 戴高乐将军致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函

1944年9月6日于巴黎

亲爱的将军：

根据您指挥的军队在比利时和洛林迅速前进以及德军撤退的情况，我估计盟军不久即将进入德国境内。

另一方面，关于您指挥下的法国军队的情况，今天明确如下：

如我所希望的，勒克莱尔师将迅速重新参加布莱德雷将军的战线。

“B”军在法国的登陆还没有全部完成，看来此事的进行将很迟缓，据我获得的情报，该军将在罗纳河以西和阿尔卑斯山区同时作战，然后根据战略方针把主力部队推向弗朗什—孔泰和阿尔萨斯。

鉴于这种情况，法国政府很希望了解，在可能大规模深入德国本土的时候（这件事似乎已经临近），您计划怎样使用法国军队。

法国政府自然很希望看到自己的军队参加到进攻和占领德国的军队行列中。

在新生的法国军队和内地军已经作出努力以后，我可以告诉您，全体法国人民不可想象自己的军队不进入敌人领土。

我任命国防委员会总参谋长朱安将军和您商谈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关系到法国将保留多少军队来肃清残敌以及保证后方安全的问题。

您派了一个大家都认为确有必要的重要工作团到我这里，对此我表示感谢。

我这一方面，也准备改组法国代表团，派到您那里一个由科尔兹将军领导的法国工作团，作为比较完善的常设机构，科尔兹将军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工作情况，您是知道的。

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3. 驻南部地区高级专员给戴高乐将军的报告

1944年9月6日于图卢兹

我视察了克莱蒙费朗、利摩日和蒙彼利埃等地区。匆匆地在图卢兹地区走了一下……

政治形势：

总的说来，并没有发生象某些人所担心的那种严重混乱现象就解放了……流血事件是很少见的。在利摩日估计约有二百人被草率地处死……但这似乎是仅有的一次事件。各地的投敌分子和告密人几乎全被送往军事法庭。义勇军游击队在上维埃纳、科雷兹和加尔等地曾用武力向银行勒索过巨款，但是，这些不幸事件是个别情况，只在动乱初期发生过，以后就没有了。

除了进展比较缓慢的利摩日地区以外，共和国委员都设法保证自己的权力高于内地军临时建立的所谓“军事”司令部。

在整个南部地区，抵抗运动的政治性质至少和它的军事形势同样突出。所以，各省解放委员会的活动非常积极。他们曾经表示直接管理本省事务的企图，有时甚至表示这种决心。他们往往只是非常勉强地把政权移交给省长。但是，哪里的省长在共和国委员的支持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那里的省长就能建立起自己的威信……

各省或市镇解放委员会只是非常不完全地代表本区内各种不同的主张。实际上，不管当地是否真正有共产党、社会党、民族阵线、民族解放运动和法国总工会，解放委员会中总有这些组织的代表。然而，在缓和派占多数的阿韦龙省，解放委员会中却没有缓和派的代表，虽然他们在抵抗运动时出了很大的力。这一点正好说明缓和派的表现是不同凡响的。在东比利牛斯地区，民族阵线本来没有进入，却在那里安插了一个代表。为了逐渐扩大各省解放委员会并建立新的市政府，共和国委员和省长似乎必须要求委员会更加公正地兼收并蓄抵抗运动中各见解不同派别的代表。

居民已经从最初的狂热转入缓和阶段。他们对重新获得自由虽然万分高兴，却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突然的行动使他们惊愕。群众本

能地信赖戴高乐将军。那些可能反对戴高乐的分子，也就是少数追随或支持过维希政权的有钱的人，已经陷入极端的混乱。他们还没有镇定下来。他们不知道他们毫无了解的这些新人将要怎样对待他们。一般说来，他们非常不安，因为各城市中的游击队武装肯定不是保障他们的……

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工人都期待着增加工资，或者已经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我曾经请求共和国的委员们在政府采取全面措施以前，先根据地方情况立即初步满足他们的要求……关于物价问题，也应该毫不迟延地给共和国委员们作出明确的指示……

克莱蒙费朗、图卢兹、蒙彼利埃等地的共和国委员们已经和各有关地区的工业家接触过。他们从这种接触中得出的印象是，大多数工业家都等待着在他们的企业管理中实行重大的改革，并且只好接受这种命运。在这方面，工业家们的听天由命的态度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例如，尼姆的法兰西银行的经理在四名义勇军游击队员持枪向他勒索二亿三千三百万法郎的时候，他竟丝毫没有反抗……

军事形势：

(一)法国内地军缺乏指挥人员。他们只有连级或营级的军官，而团一级以上的军官就没有了。他们普遍不遵守军纪，以至往往接近于无政府状态。谁能找到一伙人，谁就是这伙人的首领。这些乌合之众只知道吃喝玩乐。首领常常率领他们到解放了的城市去勒索。遇有机会，他们还设法夺取政权（例如，在利摩日就是这样）。

(二)内地军的地方、省和区的指挥官只不过有表面的权力。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内地军不能有任何的机动性。

(三)在内地军里，各种不同等级的人员之间是十分不融洽的。他们并不团结。

(四)罗纳河西岸各地区的内地军，看来热衷于占领敌人最近放弃的城市，而不喜欢作战，或寻求战斗。

……在我看来，现在似乎是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但是我怀疑在戴高乐将军视察南部各地区以前是否能采取这样的措施。

我最近就要到波尔多去。在那里视察以后再返回利摩日，以便了解一下共和国委员是否最后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4. 法国内地军西部地区指挥官“黎希留上校”致“法国内地军①全国参谋长”“马雷莱—阮维里将军”函（据戴高乐将军获悉）

1944年9月6日于雷恩

随函附上通知一份……我希望这份通知能够支持您为撤销戴高乐将军的关于内地军的决议而做的努力。

在没有得到巴黎方面的消息以前，我们共同作出这样的决定：

第一，坚决反对关于解散法国内地军参谋部的决议；

第二，停止一切志愿服役和整编的行动；

第三，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不受地方司令部的控制……

我军全体官兵一致坚决支持全国参谋部、军事行动小组委员会和全国抵抗委员会所做的一切努力。请您不要忘记，在您周围有八万五千名士兵支持您。

5. 吉罗将军致巴黎戴高乐将军电

1944年9月7日于马扎干

您托贾德鲁将军带来的信，语重心长，感激万分。我的伤势已日渐好转。盼能早日查出暗杀的真正主谋。伤口痊愈后，拟即返回布尔戈尼故乡，选择一个适宜处所住下来。

再一次表示谢忱，并致敬意。

6. 驻北非部长级代表贾德鲁将军致巴黎戴高乐将军电

1944年9月7日于阿尔及尔

第一，我今天会见了吉罗将军，他对您的来电表示非常感激，已经拍了回电。他估计伤口在一周内可望痊愈，十五天以后动身。他希望回到他的故乡布尔戈尼去，打算由水路到马赛或塞特，以后的路程乘自用汽车。我已经作了保证使他满意的诺言。

① 包括以下各省：伊尔—维兰、厄尔、卡耳瓦多斯、萨尔特、奥恩、马延省、莫尔比昂、北滨海、大西洋岸卢瓦尔、旺代、曼恩—卢瓦尔。

第二，吉罗将军坚决要求担任调查他的案件的预审法官应完全自由行动。我代表您和我个人的名义向他作了坚决的保证。

第三，我同吉罗将军分手以后，立即将负责预审的军法官召来，向他说明您和我的意愿：必须使此案真相大白，不仅要缉捕到凶手，而且要追查出罪恶的主谋……我对罗宁将军也作了同样的指示……

7. 政府主席府公报

1944年9月8日于巴黎

经过协商，戴高乐将军正着手组织全国统一政府，这个政府将按照四年来推动抵抗运动的精神，在召开国民议会以前负责领导全国抗战，执行共和国法律，着手国家复兴工作，致力于国家的革新，对外保卫国家的利益。

詹伦内议长参加了临时政府，任国务部长，他的崇高威信协助了政府。政府首脑正在考虑，只要环境许可，将立即邀请其他各共和国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政府，同他一样担任国务部长的职务。

政府接纳了很多抵抗运动组织的代表，这里只提出下面的各位先生：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乔治·皮杜尔、加比唐、弗雷内、拉戈斯特、雷贝尔克、德·芒东、巴罗迪和戴让，另外还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议员八人（参议员二人，众议员六人）：詹伦内和吉亚科比先生，奥古斯丁·劳伦、皮佑、雅基诺、孟戴斯—弗朗斯、唐吉—普利让和狄戎先生，还有戴高乐将军的几位亲密朋友：自由法国的创始人和解放了的法兰西帝国的领导者贾德鲁将军、迪特尔姆、普利文、蒂克西尔先生。最后还有勒内·梅耶，大家都知道他在很多月以前参加过阿尔及尔政府。

再补充一点，根据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8月26日关于总辞职的决定而离开政府的人里面，有很多重要人士将出任解放了的法国驻盟国首都的代表。

8. 政府主席府公报

1944年9月9日于巴黎

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组成如下：

国务部长：詹伦内

司法部长：德·芒东

外交部长：皮杜尔

内政部长：蒂克西尔

陆军部长：迪特尔姆

海军部长：雅基诺

空军部长：狄戎

国民经济部长：孟戴斯—弗朗斯

生产部长：拉戈斯特

农业部长：唐吉—普利让

粮食部长：吉亚科比

公共卫生部长：皮佑

海外领地部长：普利文

劳工和社会安全部长：巴罗迪

运输和公共工程部长：勒内·梅耶

邮电部长：奥古斯丁·劳伦

国民教育部长：加比唐

被俘人员事务部长：弗雷内

新闻部长：戴让

财政部长：雷贝尔克

驻北非部长级代表：贾德鲁将军

9. 1944年9月12日戴高乐将军在沙约宫发表的演说

盘踞巴黎的敌军向我军投降已经十八天了。在这期间，法国全国掀起了欢乐、自豪和希望的浪潮。全国和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在我国六分之五的土地上，尤其是在首都完成的解放事业的惊天动地变化，清楚地显示了我国人民的战斗意志、热情和智慧。如果什么地方曾经有人对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愿望和他们自己支配自己的能力抱有怀疑，我想他们现在也一定会明白过来了。

无论如何，不避危险、不顾损失在当地发动并协助抗敌斗争和反对伪政权斗争的全国抵抗委员会，今天所组织的这个集会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我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向全国抵抗委员会表示感谢。今天，全国各大团体的代表，战斗在最前列的不同来历、不同色彩的人士也在这里与全国抵抗委员会齐聚一堂。那末，有谁看不出所有这些杰出的法国人都受着同样热情的支配和同样理由的驱使呢？为了阐述我国的现在和将来，我想不可能再找到比在座的诸位更杰出、更尊贵的听众了，下面我就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终于被驱逐出去，威风扫地；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曾经依仗一股陷于狂热的大民族的战斗的、胆大妄为的和吃苦耐劳的异乎寻常力量，在一些野心勃勃的胁从国家的帮助下，利用它所要奴役的国家中某些首脑的失败主义和叛国行为，乘自由阵营各国发生裂痕的有利时机，妄图独霸世界！堡垒在几月以前，甚至几年以前，就被打开了缺口，但这一次受到更强大更猛烈的攻击，看来连基础都动摇了。东方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

为了取得应有的，也就是全面而彻底的胜利，还需要进行新的流血斗争。但是，不论有多么困难，也不管时间需要多久，肯定法国今后会取得自己的胜利。

我们衷心向那些勇敢、可爱并且正在同我们一起争取胜利的国家表示敬意。我们向大英帝国致敬，因为它自从1939年9月3日以来就和我们一样拿起了武器，它同我们一起在1940年受到挫折，后来它以自己的坚决几乎是匹马单枪地拯救了欧洲，现在当我们联合起来将要在敌国领土上最后击败共同敌人的时候，大英帝国又同我们一起在我国领土上奏起了凯歌。

我们向苏维埃俄国致敬，它在1941年遭受攻击的时候，德军曾经逼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甚至高加索腹地也被德军侵入；但是它依靠全苏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战士们的勇敢，集中了庞大的物资成功地调动了驱逐侵略者的必要力量和手段，并且通过激烈的战役粉碎了侵略者的主要力量。

我们向美利坚合众国致敬，它在1941年12月也遭到了攻击，开始的时候曾被排挤到太平洋的边缘，最后终于变成了一支巨大的军事

力量，在海上实现了伟大的功业，使欧洲重新得到了生命，同时又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即将威胁日本心脏的一些基地。

我们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南斯拉夫和希腊各个英勇的国家致敬，它们完全被可怕的潮水淹没了，但是它们和我们一样，从来也没有失望，今天它们也看到了解放的曙光。

但是，象我们这样既善于享受伟大荣誉、又勇于承当重大患难的民族，既然能够看出和它共同组成自由阵营的每个国家都以卓越的成就博得了它的友爱和尊重，对自己当然也会作出正确的估价，毫不自欺地衡量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共同胜利中所能承担的任务。

当然，我们遭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这足以使我们永不要忘记最初的失败。我们知道，我们准备不足，难以应付战争的新形式。上次大战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损失还没有得到弥补，实际上，我们处在民主国家的前哨，孤立无援，我们没有大海作为屏障，没有辽阔的土地可资掩护，我们受到德国机械化部队潮水般的冲击，突然陷于精神和物质混乱中，致使很多人产生了失败主义和卖国意识而丧失了胜利的信心。但是，我们毕竟在1939年9月3日就走上了前线。1940年，当德国倾其全部坦克、大炮和飞机疯狂地向我国进犯的时候，是我们而不是别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从那以后，法国群众尽管饱受压迫，在黑暗中孤立无援，尽管受过欺骗宣传和伪政权的残酷奴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承认失败，我国的军旗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灾难刚一降临，我们的国家就开始沿着最终使它摆脱深渊的道路缓慢而艰辛地前进。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实际上也没有熄灭。

我们受过多少损失，经过多少磨难，流过多少眼泪，日后让别人从容地去算这笔总帐吧。我们只想指出，我国的军队是从一兵一卒重新集合起来的，最初是在法兰西帝国的边远地区作战，接着来到了地中海沿岸，大力支援了北非战斗；这场战斗历时三年，它消灭了墨索里尼的帝国，把德国人从利比亚和突尼斯赶了出去。我们要指出，在击败意大利的伟大胜利中，我国的军队起了主要作用。我们还要指出，无数英勇的部队在全国交织着痛苦和希望的同时，自发地涌现了出来以后，在本土，更确切地说，在敌人的脚下组织起来了，他们克服了

在组织装备和干部方面的各种无法形容的困难，一俟命令发出，即刻就投入了战斗。最后我们强调指出，我国军队在法国战役中所取得的战果，无论是通过我们的野战部队的机动和攻击而取得的，还是由全国各个角落的内地军以小规模的行动取得的，对于盟国的胜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提出的是，例如，据官方统计数字，从法国战役开始到9月10日盟军共俘敌三十五万人，其中有十万零五千人是为法军投降的，向我们罗纳河地区部队投降的约有五万人，向勒克莱尔的部队投降的有两万人，其余三万五千多人是在全国各地向我国内地军投降的。以后的数字更多。毫无疑问，如果在别的时间和其他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出色。但是，有谁能否认法国虽然处在国内外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却有决心而且有机会取得胜利呢？

全国人民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在战争中所做的不懈努力，为什么和怎样在结束这场世界大战时给予我国人民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权利，的确没有必要加以解释。我们也相信，这种权利终将得到承认。代表法国发言和行动的人们曾经为本国公然遭到排斥而深为痛苦，但是这种状态将以恢复我国几世纪以来和其他大国一向有幸保持的正常来往而告结束。

但是，法国在战斗中坚持下来，并不仅是法国自己得到了好处。因为，这样一来，法国就应该而且有可能参加保障全人类安全和世界和平组织的行动。而如果没有法国参加，我们丝毫也看不出如何能够有效而又持久地建立这种安全、世界组织与和平。

是的，我们相信，在将来战败德国以后，在安排德国命运的时候，如果没有法国参加，那就不能就任何条款和规定进行讨论或通过决定，这关系着人类的最高利益，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比法国更关心德国的事务，法国是德国的邻国，两千多年来，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关心德国，要排除主要的有关者而作出决定，那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在决定任何有关欧洲的问题时，如果没有法国参加，那都是一种严重的错误；首先，因为法国是欧洲的一部分，有关旧大陆的任何部分的问题都直接和法国有关；反之，任何关系法国的事务也都与旧大陆的其它部分有关。其次，因为法国以能够为解决欧洲的每个问题，提供它用相当昂贵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和在很多人中间享有特殊的威信为荣。最后，

我们认为，对于战后与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就作出决定，那都是冒险行为，因为无论怎么说，在世界五大洲，有一亿忠实的人生活在我们的旗帜下；此外，很多人都认为，人类的任何重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那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

是的，决不是仅仅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就算万事大吉了，我们还必须保持这种地位。法兰西民族在四年多的时间内陷入了痛苦和侮辱的深渊，今天它刚刚浮出水面摆脱深渊。但是当它还处在黑暗中的时候，它就衡量了自己暂时经受这些痛苦的原因，有的应该由它自己负责，有的应该由别人负责。它也看清了为重新负起它的崇高的自由使命而应该走的道路和应该采取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国人民在艰苦的考验中实现了空前的民族统一，这是法国政府在完成为国效力的任务中所依靠的巨大力量。

如果说法国政府有调动这种力量的权利和义务，这首先因为它是共和国的政府。毫无疑问，淹没全法国的海啸卷走了正常表达人民意志的机构。毫无疑问，广大公民群众认为必须对现有机构的职能实行彻底的改革。因此，不论在法理上或事实上，除了征求最高主宰——法国人民的意见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建立新的民主政体的了。只要战争的条件许可，也就是说，只要全国获得解放，我们的被俘人员和被外移的人重返家园，政府将要求全国男女公民通过普选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国民议会。在这些条件还没有具备以前，政府将在扩大的谘询议会的协助下完成自己的职责。谘询议会是为了尽量完善地表达人民的意见而组成的，毫无疑问，它的核心当然是那些受过考验的、组成今天的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但是，在全国经过普选产生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以后，政府将把所肩负的临时政权交给他们。

政府所以是共和国政府，这不仅是因为它在法国民主制度有一个新的开端以前，就已经按照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来领导全国人民，而且也是因为它现在和将来都执行全国人民在自由的时候为自己制定的正确的法律，即共和国的各项法律。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法律都是十分完善的，但是现有的条文就构成法律！只要未经国家最高